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09

插门风波

春梅下班到家了。刚来的小保姆站在门外，神色慌张。“阿姨，阿姨。”小保姆语无伦次。春梅问：“你怎么不进去？”“奶奶不让我进屋。”小保姆此话一出，春梅就明白了。她安慰了小保姆几句，便从皮包里找出钥匙。钥匙插进锁孔，春梅使劲扭了几扭，门锁是开了，但门还是推不动。春梅敲门喊：“妈！妈！开开门。”没人答应。春梅问小保姆：“奶奶确实在里面吗？”小保姆说：“就是奶奶从里面把我推出来的呀。”春梅只好继续敲门，一个劲儿地喊妈，可屋里就是没人答应。春梅急了，敲门声更重，她不断地哀求：“妈，你先开开门，有什么都好商量。”可是里面没人应声，春梅只好给伟强打电话。20分钟后伟强回来了，这时楼道里已经站满了邻居。伟强见状，劈头就问：“妈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儿？”春梅道：“小保姆说她被妈推出来了，妈不给开门。”伟强问：“妈到底在不在里面？”小保姆怯怯地说：“奶奶在里面呢。”伟强气愤地说：“你们都让开！”春梅问：“你要干吗？”伟强说：“还能干吗？撞门啊！”

大家一听纷纷闪到一边，倪伟强铆足了劲儿，斜着身子朝家里大门撞去。只听噉的一声，门没开，倪伟强却滚在了地上。他一个文弱书生，大学教授，为撞一道门横成这样，邻居们都忍不住笑了。“怎么回事儿啊？造反了！”斯楠也回来了，看到她爸滚在地上打趣道，“爸，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，满地找牙呢？”春梅呵斥道：“不许这么说你爸爸。”斯楠说：“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”小保姆委屈地把事情又说了一遍。“这太容易了。”斯楠打了个响指，“我从隔壁张景淳家阳台翻到咱们家阳台不就得了。”春梅连忙说太危险，摔下去不得了。斯楠说哪里有什么危险，小时候我就这么翻过。春梅惊诧，说斯楠胡闹，又说要报警。伟强不耐烦地说：“行了，都这时候了，楠楠，去翻阳台吧，小心点儿。”春梅还想辩驳，但一想到屋里的老太太，也没多说。四个人只好眼盯着斯楠去隔壁家翻阳台。春梅提心吊胆，伟强却根本不担心，他知道女儿随他，胆子大。邻居景淳跟斯楠站在了阳台上。景淳对斯楠说：“要不我翻吧。”景淳他妈连忙阻止。斯楠笑着说：“我翻，没问题。”说着她轻巧地翻过了阳台。春梅舒了一口气。

很快，门被打开了。原来是一条钢筋板凳腿插在了门把手上。春梅和伟强在屋里四处乱找，大声喊妈，就是没人答应。春梅跑到洗手间，推开门。“妈！”春梅看见老太太坐在坐便器上，一动不动，半闭着眼，耳朵里塞着耳机。“妈你这是干吗呢？”春梅焦急地问。一不小心春梅踢翻了脚下的盆，肥皂水流了一地。老太太还是一动不动，MP3里的音乐传来，是戏曲。小保姆说：“奶奶，我哪做错了，你批评我还不成吗？”伟强说：“妈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春梅走过去要扶老太太起来。老太太忽然睁开眼，指着小保姆说：“我不用外人给我端屎倒尿擦屁股，我自己会。”小保姆吓得不敢多说话，斯楠躲在门口偷笑。春梅和伟强面面相觑，能拿老太太怎么办，谁让她是妈呢。刘红艳来到麻将场。不大的房间里满是烟味儿。婆婆吴二琥正打得起劲。二琥一只脚踩在板凳上，手上夹着烟。一位麻友提醒二琥：“你儿媳回来了。”吴二琥说：“在哪儿呢？”刘红艳问：“妈，今天回家吃饭吗？”二琥说：“不回了。”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少年夫妻老来伴。偶尔一个人的时候，伟强也会想想自己的未来，其实他是最害怕孤单的人，如果春梅累倒了，他怎么办？不消多少时日，他也会白发满头，步履蹒跚，到那时候谁来陪他，这可是个大问题。春梅常说，我就是你的保姆，家就是你的旅店。伟强总是温柔地说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。为了这个家是大家的初衷，春梅的无私付出是为了这个家，伟强的拼命工作是为了这个家，这个家像一个机器，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着，但它到底有没有变得更好，他们没想过，也说不清。

46

素姐与黄家掌门的恩怨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又生下一个女孩，一家四口很是幸福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没过几年，丈夫因病去世，梅素兰只得独立支撑着这个家，靠自己在丹青方面的造诣，她在顺州汝瓷研究所找到了工作，带着一对儿女艰难度日。儿女都很争气，她的儿子长大后像他父亲一样对考古、古玩有着极大兴趣，去了安阳考古队。而她的女儿也很快嫁人了，给她生了一个外孙。可是她的儿子因为一次误买赝品，被黄克武查了出来，儿子一时想不开，居然自杀了。女儿一家移居香港后想把她接走，她拒绝了，仍旧留在河南。后来，女儿和女婿在香港遇车祸身亡，外孙也失踪了，她的眼睛彻底哭瞎了，这时候一个自称老朝奉的人出现了……素姐说到这里，几乎说不下去了。钟爱华双手抱住素姐，抬头说：“我父母双亡后，我只得流浪街头，后来我惹出人命官司，逃到九龙寨城里，很快混成了一个小头目，和百瑞莲的高层有了联系。”梅素兰的情绪恢复了一点儿，她又说：“你还记得我让你拿给黄克武的小水盂吗？这次黄克武来到香港，我特意去见了他一面。我没说别的，我只是告诉黄克武，这个小水盂是用掺杂了他儿子骨灰的瓷土烧成的，那个

当年因他而死的儿子。”一直在旁边没作声的王中治拍拍我的肩膀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许先生，这可比电影还精彩吧？相比之下，我们百瑞莲很讲道义了。我们可全都是为了中国古董界的利益呀。”说完他转身和素姐等人一起离开了。屋门咣当一声关上了，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响起说话声。我知道，又到吃饭的时间了。一个头戴白帽子、身穿条纹短衫的男子走进来，他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。这个男子把饭盒里的东西刚摆出来一半，守卫忽然眉头一皱：“你不是小王？”这个男子回过头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到下面问问不就知道了？”他的手里，是一把从饭盒里拿出来的五四式手枪。随着一声枪响，守卫倒在地上。我抬起头，这个男子把帽子一摘，原来是药不然。我顾不得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，赶紧起身跟他一起朝门口跑去。这时门外传来呼喊声和杂乱的脚步声，看来门外有不少守卫，刚才的枪声，惊动了更多的人。药不然突然停下脚步，左右看看，走到窗边，只见他飞起一脚，那个锈蚀的窗框掉了下来。药不然探头出去，对我说：“门口不

能走了，从这儿跳下去。”“这可是七楼……”“相信我，跳下去！”药不然说。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二话不说，纵身从窗户跳了下去。跳下之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大片垃圾堆中。药不然也跳了下来，我们两个挣扎着从垃圾堆上爬起来。爬出垃圾堆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像一个立体迷宫，几栋铅灰色的大楼被无数管道相连，密布着数不清的通道和招牌，还有棚户区，让人分不清方向。除了灰褐色和白色，其他颜色都没有。几缕阳光从头顶射下来，仿佛这已是上天的恩赐。药不然一边跑，一边朝后射击，每次都引起一阵骚乱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九龙寨城里跑了多久，感觉一直在绕着圈儿跑。“沿着自来水管跑！”我喊道，“我记得钟爱华说过，九龙寨城没有市政供水系统，仅有的几个水龙头都是盗接的，被黑帮把持着。如果是盗接的话，自来水管不会走地下，肯定是从地面上接过去的。沿着它走，就一定能走出去。”“好主意！”药不然大声说。我们趁着混乱，顺着自来水管延伸的方向跑去。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我听得额头上全是汗。素姐接着说，黄克武认输了，河南就算是白来了。黄克武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梅素兰，认为她故意隐瞒了阴阳眼的事，引他入彀。梅素兰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个结果，她想去北平找黄克武，正赶上内战爆发，因道路不通只得回家。很快，她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，只得匆匆找人嫁了。婚后她产下一个男孩，一年多后